

荆駝逸史

錦章圖書局
印行

綱鑑易知錄

卷一百一十五

江陰城守紀敘

江頭片壤沾

國家深仁厚澤百有餘年矣茅簷耆老每談乙酉櫻城事無不痛當時殉義之烈而議當時梗化之非也勝國天下亡於逆闖

本朝入關討賊率土歸仁乃彈丸下邑蟻虬編氓偏欲從

新朝革命之餘為故國回天之舉識時命者萬萬不出此顧明李綱常節義誠所難言而此區區者獨能顧綱常思節義甘以十萬人之肝腦同膏八十日之斧鉞使當流寇橫行之日燕京如此必將眾志成城列郡如此何至勢如破竹由此而論則雖昧天命抗

王師亦有足多者故謂之愚則誠愚謂之忠則未始非忠也美少遊戚氏殉節地長謁閻陳二公祠耳其事間訪其書鄉人以事關兵燹多所畏忌嗟乎乙酉之事不忍傳實不忍不傳所當諱實不當盡諱者也

聖朝寬大

國史寔忠近復微臣

錫以通謚士民許以祠祭匪曰仇之直甚予之若遺聞紀畧等書上諸

輜軒必收

○
竄閣亦何嫌何疑而令當時軼事湮沒不傳耶因不自揣搜羅散逸刪煩去複彙為一編
發烈士之孤忠彰

聖朝之盛德周頑殷義一視同仁閱是編者可以風矣時

康熙乙未孟冬月長洲慕廬氏韓炎謹識

江陰城守紀卷上

長洲 慕廬氏韓美甫編

江陰古延陵地春秋屬吳公子札戰國時楚封春申君黃歇自漢迄元為鄉為縣為國為望為軍為州為郡為路沿革不常明隸南直之常州府其地北濱大江東連常熟西界武進南界無錫陽湖南北相去七十里東西相去百四十里中峙三十三山為田一百十三萬畝輸糧六萬餘石出賦十餘萬兩蓋江以南一劇邑也東關外舊設朝陽驛蘇松浙閩赴京之衝途黃山港通大洋順風一日夜即至洋船俱泊于港故屢被倭寇亦江防之要區矣南幹龍入中國一支盡于江陰巨區之水溢于芙蓉湖田申夏二港注之江則邑乃山水交會之地洪武初駐驛瞰江山嘗有建都之議鵝鼻截江水脈直射金山采石以下第一重門戶元設萬戶府明命吳楨吳良等統重兵鎮守規其形勢誠南都之藩衛也風俗淳厚敦禮讓崇氣節不屑屑以富貴利達為事故名公巨卿外代產仙佛及畸人即有明一代事論洪武初焦故人隻雞斗酒與帝班坐不肯受官徐麒詔徵諭蜀復命辭職帝命舉朝餞行正德朝黃御史安甫史御史良佐黃主事昭稱殿前三虎天啟朝詔獄者十三賢江邑繆文貞李忠毅居其二鼎革時陳震亨殉節泗陵朱養時殉節舟山胡熙雲殉節海虞其他孝悌節義之事志不絕書如周蘭等之禦海寇吳克等之禦倭寇編氓賤隸皆知取義成仁捐軀報國豈鍾毓之氣使然耶亦漸

染有素也云爾

江陰災荒

萬歷五年大水 六年蟲荒 八年大水 九年海溢 十一年大水 十四年大水

十五年水災民食草木 十六年旱災 十七年大旱 廿一年雹災 廿三年水

災 廿四年水災 廿六年夏秋雨災 廿七年久雨無麥 廿九年無麥 天啟四

年久雨麥盡江漲漂末 五年無麥 六年旱蝗 七年蟲食麥禾

崇禎二年秋冬不雨 三年二麥萎末菜盡傷 五年夏旱 六年潮沖圩岸傷人九

月風變田禾若掃 七年夏旱麥隕秋大雨損稻 年二麥盡青蟲食禾 十一年

大風損麥秋旱蝗起原野成空復食麥苗 十二年旱蝗 四年大旱

江陰變異

崇禎二年城鳴 十二年雨赤小豆四月蟲聚鳴于天 十三年虎至傷人 十四年

虎又至捕得之 十五年河因鳥見國音火一目驢一形不甚大聲如兒啼在城內外哀鳴一

日邑令吳鼎泰嘆曰此城將有兵禍 十七年民家曉起皆有黑圈記其門或于釜底

畫梅一枝一夜殆遍 五里亭平地出虎大如犢而勢甚猛傷人頗多遂至百丈地方

跳河漁水中漁婦刺殺之

慕廬氏曰嘉靖萬歷以來僉壬柄國閹勢滔天士氣不揚人理滅絕歷朝末季未有如

明之失政者也人事變于下故天象應于上天人交棄雖有孝子慈孫安能挽回造化哉

大清順治元年

崇禎十七年五月改元

明亡

三月二十日闖賊破燕京思皇帝殉社稷明至此亡

大清發兵討賊

四月平西伯吳三桂將援京師未及而陷命副等命走

清朝乞師

世祖命睿親王

多爾袞

代統大軍授奉命大將軍印錫以御用蠡蓋星夜進發遇賊將唐通于一片石

邀擊之斬百餘人賊遁三桂率屬迎謁乃入關闖賊率馬步二十餘萬自北山橫亘至海列陣以待大風迅作塵沙蔽天呼噪奮擊追殺至四十里賊遁走燕京因晉三桂爵為平西王命統馬步一萬追殺流賊

大清定鼎燕京

五月初一日攝政王直趨燕京所過州縣官民並開城迎降及至京城賊已焚宮殿西遁明文武官出迎五里外王進朝陽門老幼焚香跪迎入武英殿受賀傳檄安撫畿甸郡縣即具疏迎世祖九月駕至燕京為崇禎帝發喪以禮改葬追謚曰莊烈愍皇帝躬祀郊壇告祭廟社御皇極殿受朝

慕廬氏曰中國無主臣民推戴誠所謂天與人歸得天下之正古今未之有也

江陰民亂

四月三十日夜始得都城凶問市井不逞之徒乘機生亂三五成羣各鎮搶掠焚劫殺人如草縣主無如之何乃懇諸生中老成碩望者同學師分往各鄉諭以理義動以利害東北濱江一帶許學師晉諸生陳明時正東徐學師廷退諸生章經世西鄉馮學師厚敦諸生吳幼學南鄉邑紳湯澄心諸生張鼎泰典史閻應元單騎至申港解諭之福王稱號于南都

五月十五史可法黃得功劉良佐馬士英等集北來臣民迎立福王朱由松于金陵稱明為宏光元年

慕廬氏曰時當國破君亡南北隔絕援立親藩冀延宗社在可法等不可謂非忠于明者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南都稱宏光元年
福州稱隆武元年大清兵南下

福王荒淫無度諸臣復不一心五月豫親王多鐸等統兵南下連克淮揚直抵江寧福王奔蕪湖公侯閣部文武臣僚二百餘人馬步兵二十三萬八千有奇皆降江陰欲勤王

福王之立也江陰白眼狂生李介立名宰者欲進中興三策時登妯娌山觀星象痛哭而返知天意已難回矣

大兵南下典史陳明遇訓導馮厚敦都司周瑞瓏等糾集紳士於五月十五日早拜牌
集議募兵勤王而事無由集揮淚而散

南都亡

豫王於南京戲飲遣貝勒尼堪等追福王於蕪湖知廣昌伯劉良佐勤王兵到豫王遣
一將統兵三百擒之良佐叩頭乞降請擒福王贖罪福王聞信先往太平府劉孔昭家
劉不納遂奔坂子磯黃得功營得功曰陛下死守京城臣可借勢奈何輕出二十五日
良佐至得功怒不甲而出單騎馳北營隔河罵曰我黃將軍志不受屈良佐伏弩中其
喉得功曰我無能為矣歸營拔劍自刎良佐入其營與總兵田確馬得功縛宏光以獻
豫王執之北去

命降臣劉光斗安撫常州

御史劉光斗武進人大兵南下詣軍前降豫親王命安撫常州各屬檄至江陰獨不應
江陰知縣林之驥去任

之驥進士福建莆田人崇禎十七年到任不解江南語眾號林木爪時鄭帥率流兵千
人過境頭裹紅羅始則攜小鹽包百姓爭買啟視之有金銀貨寶而兵不知也蓋淮揚
巨室載以避亂為所掠得者繼乃縱兵士掠城外百姓洶洶爭城而入兵欲劫城幸之
驥與鄭帥同鄉出謁之彼此燕語繼以痛哭遂肅然無犯之驥乃哭廟解印綬去時五

月二十五日也

參將張宿海防程某縣丞胡廷棟學使朱國昌兵備馬鳴霆去任

劉光斗勸降宿以義不可從慷慨謝任程胡亦去之朱與馬潛逸諸生日詣學宮相向哭

主簿莫士英權署縣事

六月士民以邑無官推士英權知縣事士英潛通光斗繳印冊并解帑金獻善馬備極諂諛揚揚以縣令自居

大清特授知縣方亨到任

亨豫人乙科進士時豫省未入版圖乃先詣軍前納款者先四日有飛騎傳檄至士英失望令居民養於察院中滿城洶洶欲為拒守計以器甲爲糧未脩不敢遽發二十四日亨至紗帽藍袍未改明服年頗少不帶家屬止有家丁二十餘人亨入空署耆老八人入見亨曰各縣已獻冊江陰何以獨無耆老出遂諭各圖造冊獻于府轉送于南京已歸順矣旋出謁上臺莫主簿亦以參謁出先歸乃傳雜髮之信民情惶惶俟縣令歸一決可否

收器甲

先是福建勤王師為清兵所敗有烏船三隻逃至江上賤售器仗江民爭買北州尤多

二十六日亨下令收之

命軍民薙髮

豫王下令江陰限三日薙髮二十七日常州太守宗灝差滿兵四人至居察院中亨供奉甚虔

嚴飭薙髮

二十八日亨出示曉諭申嚴法令

邑民呈請留髮

二十九日北州鄉耆何茂邢穀周順邢季楊芳薛永楊起季茂辛崇等公呈請縣詳憲留髮亨大罵不已眾譁曰汝是明朝進士頭戴紗帽身穿圓領來做清朝知縣羞也不羞醜也不醜亨無如何聽之而已

閏六月初一日江陰倡義守城

清晨亨行香諸生百餘人及耆老百姓從至文廟眾問曰今江陰已順想無他事矣亨曰止有薙髮爾前所差四兵為押薙髮故也眾曰髮可薙乎亨曰此清律不可違遂回衙諸生許用等大言于明倫堂曰頭可斷髮決不可薙也適府中檄下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語亨命吏書示此言吏擲筆於地曰就死也罷亨欲答之共譁而出下午北州少年素好拳勇聞之奮袂而起各服紙冊蒙以棉襖推季世美季從孝王試

何常何泰等為首鳴鑼執械揚兵至縣前三銃一吶喊至縣後亦如之四門應者萬人

亨猶坐堂上作聲色怒叱從役收兵器眾呼曰備兵所以禦敵收之反為敵用死不服

適亨老師無錫効順之蘇提學

一作舊學使宗敦

遣家人來賀喜從私署出在堂上罵曰爾這

些奴才們個個都該砍頭眾人詬曰此降賊僕也奮臂毆死將頭門二門八扇于丹墀

內焚其尸亨出欲親執首事者眾不遜直前裂其冠服莫主簿懼踉蹌走匿亨怯許眾

脩文詳請免難眾遂散亨閉衙急馳書於宗太守并囑守備陳端之飛報征勦

臨晚縣吏密告曰自汝等散後亨即傳我備文詳豫王請兵來殺汝等已馬上飛遞去

矣眾怒遂入署以夏布巾繫亨之頸拽之曰汝欲生乎死乎亨曰一憑汝等乃拘亨於

賓館抵暮亨向舉人夏維新疾呼解救眾恐宵遁因送亨於維新

或云走避鄉紳曹子王家

是夜諸

生沈曰敬等十三人集議復上臺亨意欲多殺樹威議不協遂散

初二日江陰義民下方亨莫士英於獄

次早方亨回署閉衙不敢出閭邑聞風響應四鄉居民不約而至者數十萬計三尺童

子皆以蹈白刃無憾有不至此共計之分隊伍樹旗幟鳴金進止集教塲議戰守填塞

道路容足無處分途出入自辰至酉方息合城罷市亨惶急失措乘肩輿登君山安民

詭稱江民義勇向悞于陸承差殺一警百之說眾收陸陸舉家遁毀其釀具什物秋毫

不染指有竊一鼎者立斬以徇宗太守行文解諭拒不納士民等設高皇帝位於明倫

堂警眾起師亭亦同誓稱戈各保赴縣求發火藥器械亭亦首肯實乃潛馳書于宗太
守稱江陰已反急下大兵來勦時城門已詰奸細搜得書將使者轡之入內衙攜亭出
并搜獲莫主簿莫懇降為明官眾不信均下之獄

眾曰既已動手同察院中有滿兵四人來押雜髮者盡殺之於是千人持鎗進院四兵
發矢傷數人眾欲退有壯者持刀擁進兵返走一墮廁中一匿廁上一躲夾牆一跳屋
上俱被提出先是四兵到府偽作滿狀滿語食物小遺庭內席地而卧至是入內見
床帷灶釜頗精麗頓作蘇語曰我本蘇人非韃子乞饒性命眾磔之臨死曰莫主簿令
我來今害我

是役也有典史陳明遇者素長厚與民無怨眾擁為主而從其令

初三日發兵器安營

先是兵備曾化龍聞流寇至造見血封喉弩懸三四間屋兵備張調鼎亦鑄大炮儲火
藥至是皆發之

距城三十里者各保咸領鄉兵入城令于夏港葫橋相地扎營防清兵西來臨晚方散
守備陳瑞之夜遁

忽傳大兵由楊舍進眾疑楊舍守備沈廷謨曾赴縣雜髮必為之向導合城鳴金糾眾
奮勇爭拒至東城知訛傳乃返適本營守備陳瑞之乘馬赴東關眾恐其納款謀叅陞

弁王瓏瓏遁收其黨盡殺之在外鄉民即往售山燒瓏居執其父與妻來獻并誅之而宗太守果遣郡兵三百人間導襲江陰土人殲之秦望山下明遇下令城中有能獲奸細者官給銀五十兩

殺陳瑞之

是日殺陳守備

一作自殺

收其一妻二子一女一僕盡殺之其長子叩頭請曰我能造軍

器幸貸我仍繫之獄

初六日大清發兵收江陰

有青衣人行于市跡甚詭鄉兵疑而執之搜出地圖一紙上書兵馬從入之路及諸山瞭望埋伏處并私書一函詢之乃橫塘夏中書家人新投亨署遣出乞師者送顧元泌拷訊復供沈曰敬及吏書吳大成任粹然等在馬三家協謀屠洗收馬三大成等磔于市曰敬僅以身免粹然臨刑曰四門俱有大砲汝等宜自為計

土人既殲宗灝所遣兵灝以事聞專閫是晚報大清馬步兵千餘從郡城出水師統兵官王良亦率舟師進發城中巡守愈嚴西門月城內搜獲奸細二人審視鎖鑰門鍵已壞執守門兵拷訊之招出買路銀兩當與細作均斬城下

初七日江陰義兵敗于虞門

是早鄉兵出城打仗北門驍銳自立衝鋒營季世美令三鼓一炮造飯四鼓二炮吃飯

五鼓三炮抬營百人揭戈先往老弱餽食不絕令地保持鑊底煤塗黑作假炮安開橋上過浮橋又命地方折斷橋經夏港亦然上午至申港方思造飯塘報訛傳清兵相距止五六里眾奮呼曰戰而後食未晚也疾馳數十里抵暮至虞門方遇戰彼眾我寡腹枵力乏兼以馬步不敵衝鋒兵敗世美陣亡郡兵馳宿虞門曹坤家

初八日殲水師兵於雙橋

是早城中避難者皆挈妻子去兵復出禦四鄉負義勇而來者十數萬人咸以效死勿去為念清兵亦觀望不進水師兵五百領兵官王良本邑中大盜降清者每經雙橋一作胡田夫辱罵之士卒怒欲擒斬田夫羣拔青苗擲船上泥滑不可駐足大半墮水死得登岸者鄉民圍之乃跪曰獻刀鋤鋤交下浮尸蔽河積如木椳直至石撞水為不流

起舊游擊徐觀海為將

觀海邑人陞太平營總兵嘗為遊擊明遇以虞門之敗軍行無帥進退無所稟承欲起為將觀海病不能勝命弟攝其事弟行五失其名與字天香間中有傳乃造令箭十枝用大明中興旂號

人執為信防塘報訛傳也

觀海于五月中隨操江收福山港六月初一到蘇州為清兵殺敗而歸

初九日拜邵康公為將

時城中尚無師徽商程璧薦回籍邵康公嫻武事康公年未四十人材出眾力敵四五

十人明遇乃同顧元泌等率眾拜為將邵亦招兵自衛

適舊都司周瑞隆領舟師數百人駐江口聲言協助借為犄角糧皆北門餽送不繼城中出典米給之

舉孝廉夏維新諸生章經世王華管糧餉舉中書戚勛貢生黃毓祺庠生許用等二十餘人為參謀

殺方亨莫士英於獄

方亨在獄嘗使作書退兵後進兵日進乃密謀殺之以絕內應夜二鼓帶兵二十人擁入赤身擒出斬於堂上并家屬親知

一云殺於夏維新家桂樹下一云拖出西門打死

一云為百姓焚死

繼殺莫士英父子僕從囚其妻妾莫父潛逃三日搜出斬之

慕廬氏曰亨係新朝縣令況所施為皆分所應得即兩次請兵亦勢所難已赫赫之威壓於上洶洶之勢成于下并不可謂亨激成之也但城中既已舉事亦勢不能不除之惟士英不善立身則枉送一死耳

初十日都司周瑞龍戰大清兵於城西

清兵進營城西隅无泌登城請周都司往吳淞借兵于總帥吳志葵吳不應但言兵久無糧能搞千金當盡命乃出林令去時署內封留之衣飾囊資共八百復借典銀二百合成一千城上給發瑞龍約邵兵出東門已從北門夾攻邵兵亦至瑞龍遇戰不利還